

随笔·往日情怀

记忆中的独轮车

□宋守业

独轮车又名手推车，是早些时候农村特有的一种运输工具。

在我小时候，老家已很少看到独轮车了。记忆最深的是在我邻近村庄的一片稻田里，时不时还会有独轮车伴着“吱呀吱呀”的声音在稻田里的小路上穿行。其实，我的家乡并不是水稻主产区，主要以小麦、玉米、大豆、红薯等农作物为主，之所以能有一片水稻生长着，主要是邻村的那块地地势较低，是一块洼地。也许是种其他庄稼不行，就出现了这么一块水稻田。由于多为水地，田间的道路就显得崎岖而窄小，所以往田里送粪时就用了独轮车。

那时候独轮车的样子很轻巧，这种车两边各有一个木头架子，架子中间安着一个橡胶车轮，架子后面分左右，各伸出一个车把手，在两个车把手之间挂车轡，空车或推一些比较轻的东西时，一般不需要用车轡，用两只手握住车把用力即可；推重物时，要用车轡挂在双肩上以承受重量和用力，两手只需把握方向保持平衡并辅助用力，然后推着前进。听老年人讲，更早些时候的独轮车的车轡都是木制的，这个我倒没见过，但从电影中会时常看到。电影中很多展示兵燹战乱、灾荒人祸的旧时代，人们拖家带口落难逃荒的镜头时，总是会有独轮车夹杂其中。尤其是反映解放

战争时期的电影，总能看到老区人民就靠它给前线运送粮食。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头扎毛巾腰缠草绳的老百姓冒着枪林弹雨紧急运送物资，其中的大部分运输工具就是靠独轮车，独轮车在最要紧的关头，真可谓是立了赫赫战功。为此，我们的陈毅元帅就曾经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就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独轮车的发明和使用具有很悠久的历史。《三国志》中记述的“木牛流马，皆出其意”文字，按一些专家的论断，木牛流马就是独轮车。宋代高承撰《事物纪原》也将造独轮车之功归于诸葛亮。然而，再看三国时期的历史记载，蜀国著名的钢铁技师蒲元曾上书诸葛亮，禀告造成木牛之事。由此可以发现，在诸葛亮之前，可能还有一些能工巧匠，已经能造成独轮车了。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描绘并记述了南北方独轮车之驾法：“北方独轮车，人推其后，驴曳其前；南方独轮车，仅视一人之力而推之。”从中不难看出，独轮车在当时已经是一种既经济而用得最广的交通工具，这在交通运输史上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发明，而且一直沿用了几千年。

可惜的是，在我记事时，这种独轮车已经很稀少，尤其是随着邻村那块稻田因为产量低而消失后，独轮车在我们方圆的村庄里似乎就销声匿迹了，那种“吱呀吱呀”的声音也变成了一个美好

的记忆。母亲在世时，我曾经和她说过一次老家独轮车的记忆。她说，自从我出生后，架子车已经走入了老百姓的生活，因为独轮车承载量太小，而且不好掌握平衡，很多人都不愿意使用它了。不过说起我的父亲时，母亲的眼里似乎就充满了光亮，她总是说我父亲是个独轮车的好把式。年轻时，父亲总是推着独轮车陪着母亲回娘家，推着我幼小的哥哥去赶集。她还笑着对我说，父亲手推独轮车时，还要在不坐人的一边放上几块石头，这样推起车子来就会很稳当，不然的话，车子就会翻身呢！由此不由得让我联想到了人生，人生难免会有困难和痛苦，但只要坚韧和毅力，前方就会迎来希望，尤其是在一边重、一边轻导致车子偏沉时，就要想法在心理和行动上控制好平衡，只要能保持小车不倒，一定会走向一个美好未来。

如今，手推独轮车随着时代的变迁，已经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取而代之的是农用车、汽车等专业运输工具，城乡差别也正在不断缩小，但独轮车作为早些年曾经的运输工具，永远是说不完、道不尽的浓浓乡情，是沉淀在记忆里历久弥香的陈年老酒，见证着苦涩而坚贞的悠久岁月，凝集着无数乡村老百姓的魂牵梦萦，更是乡村历史进程中一道独特风景，而且这道风景在那久远的“吱呀吱呀”声音伴奏下显得是那么净邃而厚重。

诗歌·紫陌红尘

初冬致母书

□李季

阳光依然普照
白菊大朵大朵开放
整个故乡都是你留下的遗物
我不敢轻易回望
那飘过你坟前的云
一定会缓慢而忧伤地
飘到我的身旁
那开在你坟头的花
最终会凋零在我的心上

多想再回到你的身边
听你喊一声我的小名
老家的门前
是否还有你单薄的身影
那漏雨的老屋
再不会有炊烟升起
锅灶冰冷，门环凝霜

我依然是你最大的心病吧
牵着你的肝和肺
让你不能安然入眠
入冬了，我给你准备了御寒的棉衣
可不知要寄向哪里
死就是注销了在人间的地址
让活着的人觉得生也是空茫

错过多少次倾诉和依偎
才有这样的思念和绝望
我不知道阳光在为谁普照
不知道所有花在为谁芬芳

时光流动，总能缓解疼痛
我一天天地活着
佯装出你还在的样子
尽量不流露悲伤
然而，所有的日子
都已失真
如深秋的衰草
茫然着再不长

故乡，异乡
对我又有什么区别
没了母亲的人
走到哪里
都是在伤心地流浪

随笔·乡村纪事

种粮大户李志刚

□周桂梅

我的表弟李志刚，几年来成了村里的承包大户，土地流转以来，他承包土地300多亩。是远近闻名的致富能人，可以说是典型的新农民。

今年农历八月，表弟志刚打电话说，他今年又购买了一辆大型收割机，因雇佣的司机家里有急事，想请表姐夫去开这辆车，帮他收割玉米。

那一天，我和丈夫去他家时，他正在拆卸收割机的刀片，他这几年从拆卸到组装已经成了“农机修配大师傅”。一般的小毛病在大田里就能维修，如果出现了大毛病就开回家自己整修。

表弟说，家里目前一共三辆收割机，一辆收割玉米，一辆收割大豆，这一辆做备用。如果雇来司机就一起下地，如果没司机就让它先“休息”。

我问他为什么又购买了一台收割机，表弟从机器肚子底下钻出来傻乎乎地说：“包的田地多呗！”

十年前，他还是个在外漂泊的农民工，家里有十几亩地全靠父母来管理。到了收麦季节，他回不来，父亲手里拿

着钱，要低三下四地跟在跨区作业收割机的人后面，从这块地跟到那块地，求着人家割麦。那些年，大型收割机少，一到收麦时节，农民心急如焚，往往是麦子快要炸地里，还看不到收割机的影子。于是，他筹借贷款买了一辆中型收割机，靠给别人收麦挣钱，解决了村里的大问题。三年后，他又贷了一部分款购买了一辆大型收割机。

到了“六一”前夕，他把收割机开到南阳一带去割麦，回来后正好家里的麦子成熟。家里一带的麦子收割完毕，他就到北方去收割。

不到三年时间，他手里有了一定的积蓄，就把那辆中型收割机当废品卖掉，一次性购买了两辆新型大型收割机。

这个时候，有很多农户因子女都在外打工，他们年岁大了不愿种地，就把土地租用给他，慢慢积累了三百多亩地。

最近几年，村里办起了两个小工厂，不少农民都进厂当了工人。到了麦收季节，不少农户都争先恐后和他商议，说是种地太麻烦，不如打工收入高。自己情愿只收麦子，秋季就不播种了，让他种秋作物。条件是对方割麦不付钱，你“收秋”，你耕地，秋庄稼是“你”的，麦子成熟是“我”的，就这样，他又收了几百亩地。

我听后笑着说：“志刚啊，你种这么多地不怕累吗？”

“累是当然累，谁让咱有车呢！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收麦子多简单，半天就能麦罢，但收秋就麻烦了。好了，刀片我已经整修好了。”志刚说。

当我们来到另一个村庄路口时，一些农户拦住了去路，非让先收割他们的玉米。只见这些农户手里高举着百元钞票大声呼喊：“先割我的！”“先割我的！”不一会儿，就把我们围得水泄不通。

我对表弟妹说：“还是让他们按地块顺序排队吧，这样我们也好去丈量。”表弟和我丈夫一个收割玉米棒子，一个收割玉米籽粒。根据农户的要求一一分配，不到半天工夫，我们就把那片玉米地收割完毕。

第二天，表弟约来两辆长板车尾随其后，三辆收割机开始“进攻”他承包的600多亩地，表弟妹开着小轿车给他们供应水和汽油。三辆收割机如同30名勇士，“噼里啪啦”将玉米斩断一地，黄灿灿的玉米粒倒进了车厢里。不用晒不用扬，直接拉到一个大型收购粮食站点。

看着玉米颗粒归仓，表弟脸上乐开了花，不用说，今年的腰包又鼓了起来。



欢迎下载新闻客户端“沙澧河”，阅读副刊美文。本地作者投稿邮箱：13938039936@139.com
本版投稿邮箱联系电话：13938039936

